

他买下她
使她的境遇犹如童话故事中的灰姑娘

苍
伶

灰姑娘奇遇



情
话

058

第
二
辑

主
编 · 叶
雯

大
众
文
艺
出
版
社

灰姑娘奇遇

苍 伶

内容简介

原以为从父母卖掉她的那一刻起，
她就注定要坠入无情的黑暗之中，
而当他买下她时，却令她仿若上了天堂乐园，
让她由一个人人不屑、轻视的小赔钱货，
成了众人捧在掌心呵怜的小公主，
犹如一则童话故事在她身上上演！
这么好的男人，当然得帮他找段好姻缘来报答罗，
谁知他竟不领情，
还让她失去一个好朋友，
既然如此，那就换她下场场吧，
反正她也不想把他拱手让给别人……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灰姑娘奇遇/苍伶著.

—北京:大众文艺出版社,2002.2

(花心情话系列.第2辑/叶雯主编)

ISBN 7-80171-080-0

I. 灰…

II. 苍…

III. 中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
IV. 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1)第 090219 号

大众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

(北京朝阳区潘家园东里 21 号 邮编:100021)

广东省茂名市广发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

开本 850×1168 毫米 1/64 印张 96 字数 2880 千字

2002 年 2 月北京第 1 版 2002 年 2 月广东第 1 次印刷

印数:1—2000 套

ISBN 7-80171-080-0/1·55

定价:144.00 元(全 32 册)

版权所有,翻版必究。

大众文艺出版社发行部 电话:84040746

北京东城区张自忠路 3 号 邮编:100007 1136 信箱

编者语

曾经，周华健的《花心》唱遍神州；曾经，《泰坦尼克号》爆棚世界票房；曾经，戴安娜的《风中之烛》全球卖断市……人们都是冲着她们共同的主题——爱情而狂疯的。静思下来，人们不得不认同这样一个道理：不管是在哪里，不管是在什么时候，爱情都是人类最古老而又新鲜的话题。

因为爱，所以爱，爱情不需要理由，爱情没人能掌握。这自古以来，不管是帝王将相，还是平民百姓，只要有男女，就会有发生的情事，不管历经多少时日变迁，她还是永远会重复上演。有人经历了一次，又想再尝试不同的另一次，也有人一次就达到理想，更有人屡试屡败。于是，“曾经拥有”就产生了各种可歌可泣的爱情故事。

爱是神圣的，很多女人用一生作赌注，去刻意创造男人的辉煌。然而，相当数量的男人到达一个光辉的顶点后，又盯着前面更宜人的风景。凡人如此，帝王将相就更不在话下。所以，“花心”的命题成了人们津津乐道、永远谈不

完的话题。像香港风流才子蔡澜直抒告白：“从前的社会，一个男人可娶四个老婆。到了现代，竟要把自己约束得这样辛苦，真的好悲惨！”——所以有了让梦划向你的心海的花心。而多情的黄霑更是断言：“专一的男人，世上绝少，大多数喜欢倚红偎翠，兼收并蓄，左拥右抱。”——一只怪造物主弄出男人的“贾宝玉性格”来！

当然，我们不赞成泛爱，泛爱引致滥交，会造成地球人类无序增长。但是，“花心”的爱情故事却在这个地球上客观存在，迴避是不真实的，故《花心情话》系列推出的内容，集有古今传统、怪异、轮回转世、时光倒流等各型。千奇百怪，无奇不有。

爱情故事人人会写，像琼瑶就把爱情故事写到了一个高度。而《花心情话》系列却是另一高度的风景线。尤其是故事的巧妙结构，文字的洗练程度及情节的跌宕起伏，让人沉浸在纠结情痴，爱恨交加的情绪交织中，就好像历经了一场又一场的纸上爱情战，是那么刻骨铭心、锥肤刺骨。

“问世间情为何物，直教人生死相许？”这就是爱。

《花心情话》系列以新的格局，新的创意，会让您的心怦怦跳个不停……

· 2001.11 叶 雯

第一章

台湾·屏东县·东港镇

今天是东港国小这学期的最后一天,也是小苏晴的毕业典礼,她已经读完九年义务教育的三分之二,勉强算是对得起教育部长了。她有预感且肯定,父母不会再让她继续升学,因为再读下去也只是浪费时间和金钱。

其他同学们的父母、兄弟、姊妹都有来参加他们的毕业典礼,只有她是一个人孤零零的,连个最起码的朋友也没有。

想想谁愿意和有对赌鬼父母的孩子,且六年来都稳坐全班最后一名的丑小鸭做朋友呢?

在这个小镇上,无人不知、无人不晓她的父母苏阿土、王美丽嗜赌如命,

家里早就一贫如洗,所有的邻居都视他们一家人为蛇蝎,避之不及,哪还会让他们的小孩来和她做朋友?

典礼后,毕业班的老师各自带领自己的学生回班上发成绩单和毕业证书。

“苏晴。”

不屑的口气、不屑的眼神,仿佛她是个耻辱,六年来千篇一律。喔,更正!在老师眼里她根本就是个耻辱。

苏晴收拾起飘忽的心思站起来,笔直走向老师,领回自己的成绩单和毕业证书,沿途同学们有的窃窃私

语、有的偷偷嘲笑、有的暗自同情，她全都装做没看见。

她知道自己够坚强，不怕别人的耻笑、不需要别人廉价的同情。

十二年短短的人生，她学到的东西不多，最熟练的就是别太在意别人的眼光与言语，无论是嘲笑、讽刺或是可怜、同情。

因缺乏营养而面黄肌瘦的小脸上没有任何表情，苏晴静静地回到位子坐下，将成绩单和毕业证书塞到书包里去，她连看也不想看，反正六年来她永远是最后一名宝座的惟一拥有者。她早就习惯同学们的耻笑！

年年都是最后一名也不是她自愿的，她每天总有做不完的家事、杂事，不到深夜绝不能上床睡觉，她哪有时间看书和写作业？上课时补眠都来不及了，哪有时间听老师传道解惑？

发完成绩单，老师照例要来些肉麻恶心的临别赠词鼓励大家，接下来就是泪洒教室证明自己是个疼爱学生的好师长。

苏晴小小的心思早已飞向窗外一片碧绿色的草原上，对台上感性的祝词充耳不闻，只想快快结束这无聊的上午，她还得赶回去洗永远洗不完的衣服，做永远做不完的家事，赚一点微薄的钱来贴补家用。

钟声一响，她立刻拔腿就跑，冲出了教室，顾不得台上洒狗血到一半的老师 and 台下专心倾听的同学们吃惊的眼光。

就让大家再鄙视她一次好了，反正也不差那一次！

她小心快步地跑在田间的小路上，每天只有从学校

回家的这段路上,是完完全全属于自己,也是她最快乐的时光,即使只有短短的几分钟。

离别总会有点感伤或不舍,但她没有,甚至连点难过的心情都没有。她不是没有感觉,只是感觉不到。

她只知道跨过这个门槛又要迈向另一道门,一扇扇的门还在前方等着大家,不得不走。既然身不由己又有什么好感伤?反正终究要走!

世间事又有什么是能由得了自己?

出生即注定的未来,对于人生她无能为力,只能静静的往前走。

才一踏进破旧的家门,书包还没放下,就听见母亲的咆哮声,由远而近的朝她轰炸过来。

“你又跑去哪里野了?放学都多久了到现在才回来,啊?还杵在这里磨蹭什么?”她嘴里骂,手也没闲着,巴掌随后就挥在苏晴的后脑上。“后头一大堆衣服还不快去洗,生你这个赔钱货……”

母亲骂完后又走回房,留下不明所以就挨打的苏晴。

大概母亲又输钱了吧?她想。

赔钱货。从她有记忆以来,每天都得听上它几遍!

生女儿就是赔钱吗?苏晴不止一次在心里自问。

她认命地走到平房的后院,看到母亲所谓的“一大堆衣服”,不如用“堆积如山”来形容还好点,今天八成又要洗到凌晨才能上床睡觉了。

苏晴卷起袖子向那堆待洗的衣物进攻。

她洗得专心、洗得认真、洗得心无旁骛,未发现正要

捉弄她的兄弟们,直到“噢……”好痛。

苏晴突然被飞来的一团东西打中右脸,是泥土。

她低头一看,可不得了了,才洗干净的衣服……

“哈……笨小晴。”兄弟们跑了过来,扯着她的辫子玩,耻笑她。

“你们真过分。”她气呼呼的瞪着无法无天的兄弟们,却又不能反抗,他们是父母口中所谓养“儿”防老的“儿”啊。

等他们玩够了、闹够了离去后,苏晴自怨自艾的将弄脏的衣服重新洗过。

真是一点都不公平!在这个家里,她永远是敢怒不敢言的苏晴。

她有两个哥哥、两个弟弟,他们从来都不用做任何家事,也不用吃别人剩下的食物,典型的衣来伸手、饭来张口,全家上下只有她永远是捡别人剩下不要的,不管是用的或是吃的,她从来没有属于自己的东西,有时候看到别人家的孩子,心里羡慕万分却也自卑不已……

苏阿土偷偷地在门后头观察他的女儿许久,不知想到了什么,神色诡异的离开。

深夜里,苏晴仍在后院卖力的洗着衣服,她的兄弟们早就不知梦游到哪一国去了,而她的父母这晚倒是破例在家里没出去赌钱,却也还没就寝。

他们的房里传出的一阵对话,即将改变苏晴往后的一生。

无名的手悄悄的拉开一场悲剧的序幕……

“喂，小晴这丫头已经十二岁了吧？”苏阿土在王美丽身边坐了下来，对他正在研究明牌的老婆说。

“嗯。”

“她今年正好毕业。”他也是无意间听见邻居说起，才想到他还有个已经十二岁的女儿。

果然是山穷水尽疑无路，柳暗花明又一村啊！真是天助他也。苏阿土抚着自己的两撇八字胡，暗自为自己的计谋感到沾沾自喜。殊不知自个儿的模样像极了小日本鬼子！

“嗯。”

同样马虎的回应，让沉溺在发财梦里的苏阿土发现，他老婆根本没在听他喳呼什么。

“阿丽……”苏阿土抢走王美丽手里一堆红红绿绿的纸。“我要和你商量——”

“死鬼，你干什么？”突然意识到自己手里的财神被人一扫而空的王美丽，发现始作俑者是她整日无所事事的丈夫所为，十足凶悍的质问苏阿土。

“我要告诉你一个赚钱的好法子。”

“我呸你个头！你会有什么好法子？去去去，别在这打扰我。”她像赶苍蝇似的推他出去。

几十年的丈夫，他有几斤几两重，她王美丽可是清楚的很。

苏阿土的兴致勃勃不免被王美丽的冷水洒了一头，但他不介意，因为她还没有听见他伟大的计划！

“你知道，我们上次欠高老大的赌债期限快到了吧？”苏阿土提醒王美丽，他们赊欠的对象里头还有个凶

神恶煞。

“废话，不然我干嘛研究下期的明牌。”要不是担心自个儿会缺手断足，哪会夜里不早早上床补眠，还在这研究什么鬼明牌？

“所以我说我有法子弄到钱。”苏阿土眼里亮着金闪闪的光芒，心里想的全是钱、钱、钱，仿佛他面前已经有了白花花的钞票了。

王美丽看他不像在唬人的模样，就姑且信之。“你倒是说说看。”

“我说小晴已经十二岁，而且也小学毕业了。”

“这和那个赔钱货扯上什么关系？”

说到赔钱货她就气，成天要死不活的，不知情的人还以为他们夫妻俩虐待她哩！叫她做个事老是慢慢吞吞、笨手笨脚的，生来就是赔钱样，让人看了就讨厌。

“当然有关系，而且关系可大了。”苏阿土神秘秘的说，一副泄露天机的模样。

“死鬼，有话就快说，少在那装模做样的。”她没好气的催着。

“我们养小晴十二年也够了，该是她来报答我们养育之恩的时候……”

王美丽看他一脸贼相，意会过来：“你是说……”

没错！小晴已经十二岁了，在他们家里混吃混喝了十二年，不知浪费了她多少钞票，嘿嘿……她虽然瘦了点，不过问题倒也不大就是了。

苏阿土看老婆眼睛一亮，就知道他们在某方面其实是默契十足，不然怎么能结为夫妻呢！

“你有门路吗？”

像这种小处女向来值个几十万，搞不好还值个百万元。贱男人的心态总喜欢砸钱开苞！

“有哇！上次我在赌坊里，听邻村的大炮说，他们村里的大傻欠赌债还不出来，后来把女儿卖给一个叫牛哥的人，好像得到不少好处，据说是快百万元来着……”

“百万元……”王美丽惊喜得喃喃自语，她已经沉醉在金钱梦里了。

不过，也听说那女孩长得讨人喜欢、发育好、又是处子身，当然值好价。反而，他们家小晴，唉……苏阿土不自主的叹口气。她矮不隆咚、瘦得皮包骨、那平坦的前胸与其说是洗衣板，不如形容是吐蕃番洼地还贴切些！

根本就像是非洲来的难民！

早知道就该将她塞胖点，这样摸起来也比较有触感，也卖得到好价钱。苏阿土扼腕的想着，现在再进补也太迟了。

“他不是吹牛的吧？！”如果是真的，那他们不仅可以还那利息高得吓人的赌债，还可以吃香喝辣好一阵子。

“看大炮的样子应该不是吹牛的，我想明天就去找他问清楚，顺便想办法去和牛哥搭上线。”

“那好，你就快去办一办，要弄个好价钱，知道吗？”

“那是当然。”

悲剧的戏码正式上演。

这天，苏晴背着从杨伯伯田里捡来的菜叶，小心地走在全是泥泞的田埂上，快步走回家，要是迟了恐怕又

得挨母亲的打了。

今天正好领薪水，她将杨伯伯给她的钱藏在衣缝里，免得要是弄不见了，回去又是一顿毒打。

唉！只要不顺他们的心，下场免不了一顿打骂。

六年来她不止每天放学要帮邻居带小孩、每天清晨四点她还得到和杨伯伯上田里忙到八点才去上学。而现在已经毕业了，她得在田里做到下午，母亲将她所有能用的时间全分配得十分紧凑，绝对不会让她有任何空闲的时间。

其他同年纪的人应该快开学了吧！行经学校的苏晴这才想起，短短的两个暑假已经过完了。

她并没有因为无法和大家一样的上国中而感到难过或失望，她明白一个人一种命，虽然她羡慕……

她一跨进家门就发现今天有客人，一群奇怪的人。

苏晴绕过客厅往厨房走去，却被客厅里眼尖的父亲给叫住了，父亲兴奋得挥手招她过去。

父亲和母亲一样鲜少有好脸色，更别说对她笑。

今天特别奇怪！

她想父亲可能急着向她要钱，忙掏出薪水交给父亲。

“这是这个月杨伯伯给的钱……”

“不急、不急。”苏阿土收下钱后，堆笑着拉她进屋说：“来，爸爸介绍牛叔叔给你认识。”

牛叔叔？

苏阿土一把抓过动作缓慢的苏晴，毕恭毕敬的对其中一名中年男子道：“牛哥，她就是我女儿，今年十二岁，

刚小学毕业,身体健康。”

他转向一脸蠢相的女儿,拿出父亲的威严道:“小晴,快叫牛叔叔。”

“牛……叔叔。”

好奇怪!这个姓牛的,和父亲是什么关系?父亲干嘛在他面前鞠躬哈腰的,活像是只哈巴狗,怕是一不小心就将那头牛给得罪似的。

她不喜欢这个姓牛的,不止是因为他长得凶神恶煞、壮硕如牛,主要是他看她的眼神好奇怪,和他一起来的人全用那种奇怪的眼神打量她,让她很不自在。

她一点也不喜欢!

苏阿土推了她一把,“过去给牛叔叔看看。”

惨遭父亲魔掌一推,苏晴当下跌入那头牛的身上。

那个姓牛的紧抓住她的手左瞧右看、又捏又摸,笑得又十分奇怪,口里还喃喃有词。

“虽然瘦了点……幸好脸蛋还算好……不错、不错。”阿牛顺势捏了捏她的屁股,吓得苏晴推开他,跌跌撞撞躲回父亲的背后颤抖不已。

那个人好恐怖!苏晴在父亲的背后直打哆嗦。

苏阿土转过身拍拍女儿的肩慈祥的说:“小晴,快去找你母亲,她帮你买了新衣服要带你去玩。”

“真……的吗?”慈祥!

第一次听见父亲用这种温暖的声音跟她说话,还有……还有她从没穿过新衣服,更别说是出去玩了!当下她马上忘了片刻前的恐慌,笑得好快乐。

“当然是真的,快去吧。”

“好！”苏晴乐呵呵的火速前往母亲房间。

待女儿走后，苏阿土恭敬地询问牛哥。“牛哥，小女还可以吧？”

“勉强还可以……”阿牛思索了一会儿，故作正经道：“不过最近条子抓得紧，要卖到外国是难了点，我看顶多是只能到北部了。”

卖到国外的价钱较高，相对地赚得就多。

苏阿土听不出他的弦外之音，直说：“没关系、没关系！反正卖了之后，她就和我们家一点关系也没有，你要将她卖到哪都无所谓、无所谓。”只要有钱就可以了。

“你能这样想是最好不过了。”他看过太多贪财的人都是苏阿土这副无赖的脸孔，当然他自己也是其中之一，不然他怎么会做起人口买卖？

“那钱的方面……”苏阿土吞吞吐吐的问他惟一在意的东西，又怕操之过急惹怒牛哥。

“钱嘛……看她还是个处女……五十万买断。”

那女孩卖到北部少说值个一两百万吧！阿牛暗自盘算着他瞬间暴涨的利益。

“五十万——咳咳咳……”苏阿土差点被突涌而上的口水给呛死。

他——苏阿土好像还没有摸过五十万的钞票是多少张！原来他家的赔钱货也能卖到这种好价钱。

阿牛以为他嫌太少，不悦地拍桌大吼：“你嫌太少？”

“不是、不是。”苏阿土诚惶诚恐的回应，十足欺善怕恶的小人嘴脸。“怎么会？我高兴都来不及……”

万一惹得牛哥一个不开心，说不定连半个子儿也没

有！为了五十万元，他得小心应付。

“那就好。她真是处女？”

要是让人开了苞，就是破衣一件，哪卖得到好价。

“小晴可是我看了十二年的女儿，绝对没问题。”这点他苏阿土可也就敢拍胸脯保证了。

他蠢呆呆的女儿绝对是完璧一块。

“是就好，要是你敢骗我的话，我会让你知道惹到我的下场，绝对比高老大还有过之而无不及……”阿牛放狠话威胁他。

谅这个苏阿土也没胆子敢骗他！

这天应该算是苏晴十二年来最快乐的一天，尤其是父母不知为何的重大改变简直让她傻了眼。

当然她不可能知道今天也将是一场悲剧的开端，而她更是这出悲剧的主角人物。

就在苏晴小心翼翼地来到母亲房门外，被母亲温柔的唤了进去，她看见摊在大床的是她从没穿过的雪白小洋装和同款的皮鞋，以及母亲用她十二年来不曾听过的温柔嗓音要她先去洗澡……是梦吗？

要不是她进浴室时，被门槛绊住跌了一跤，摔疼了她。疼痛感让她知道这是真真实实的现实世界，不然她会以为自己又在做白日梦了！

洗好澡后，母亲将她打扮美美的，梳了两条辫子，牵着她走出房间。

今天自从一进家门后，好像全都不一样了！像是整个世界都改变了。

好比说现在,母亲牵着她耶?

没错!与她手心相握的手的确是母亲的手。她有记忆以来,母亲从没这么接近过她,除了打她的时候。

她与母亲来到客厅时,父亲和那群奇怪的人同时看向她们,而且眼神完全不同於之前,父亲更是热络地拉过她,高兴的前看后看。

“打扮之后果然不一样……我的财神啊……”

“爸爸,你在说什么啊?”苏晴听不清楚父亲在念些什么,他的样子就和母亲一样很高兴、很兴奋,为了某种不知名的原因。

到底是什么事让他们那么高兴?以往看到父亲与母亲的笑脸,全是他们赢钱的时候。

“没……没什么。”心虚的苏阿土突然结巴了。

“苏阿土,我的时间有限,你想好没有?”等得不耐烦的阿牛出声催人,率先跨出苏家摇摇欲坠的大门。

“好了、好了。”苏阿土牵着女儿追了上去,停在气派的宾士旁边对女儿说:“小晴,牛叔叔看你可爱,要带你去玩,路上你可要听牛叔叔的话,知道吗?”

“可是……”她不想去。哪有带人出去玩还那么凶?

苏晴一点也不想和那些奇怪且脾气又暴躁的陌生人去玩,她以为是父亲与母亲要带她出去玩,她才会那么期待。

“别可是了,快上车去。”苏阿土推她上车。

“我还没煮饭……”苏晴把着车门硬是不进去。

“没关系!牛叔叔会带你去吃好吃的。”

“后院的衣服还没洗完……”